

# 《郭店楚簡》文字考釋四則

林文華

## 摘要

《郭店楚簡》於西元 1993 年冬出土於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雖遭受到盜墓者數次侵擾，仍倖存竹簡八百多枚。據《郭店楚墓竹簡》（或簡稱《郭簡》）一書所述，除了少部分無字簡外，共存 730 枚有字簡。郭店楚墓的年代經考證為戰國中期偏晚。《郭店楚簡》經整理小組分為十四篇儒家、道家文獻資料，其中書體頗多戰國楚文字的特殊字形，前賢對其文字內容已有極豐富的研究成果。

然而，《郭店楚墓竹簡》一書雖已將大多數字形考定，且經過這幾年不少專家學者的糾謬補正，亦解決不少疑難字的問題。不過，並不表示郭簡文字的考釋工作已無可為，迄今仍有部分的字形字義仍有爭議，且部分過去認為沒有問題的考釋仍然有再商討的地方。因此，本文重點乃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多方蒐集資料，加以分析比對，希望能將釐清過去難解以及誤解的文字，而有更合理更正確的解釋，也有助於通讀簡文意旨。

**關鍵詞：**郭店楚簡、戰國文字、楚文字、簡帛、出土文獻

---

林文華：美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E-mail：x00002091@meiho.edu.tw

投稿日期：2011 年 9 月 30 日，接受日期：2012 年 1 月 17 日

# New Interpretations of Four Words in “Guodian Chu Tomb Bamboo”

Lin, Wen-Hua

## Abstract

“Guodian Chu Tomb Bamboo” was unearthed in the winter of 1993 in Jingmen City, Hubei Province on the 1st Guodian Chu Tombs, though several times subjected to harassment Tomb, still surviving more than 800 pieces of bamboo. According to “Guodian bamboo Chu Tombs” (or abbreviated as “Guo Jane”), described in the book, in addition to a small part of the wordless Jane, the co-existence has 730 words Jane. Guodian Chu Tombs of the Warring States era of the mid-side through the verified later. “Guodian” After finishing group is divided into 14 Confucianism, Taoism literature, including books quite a lot of the Warring States Chu text body of the special shape, its text worthies there is very extensive research.

However, “Guodian Chu Tomb Bamboo” 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the book-shaped test set, and after these several years,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correcting erroneous correction, but also to solve many problems word problems. However, the tex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test of Guo Jian has been no release as, to date there is still part of the glyph word meaning is still controversial, and some of the past,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textual research is still re-discuss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ocus is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multi-data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m, hoping to clarify the obscure and misunderstood words in the past, but have a mor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is more correct, but also helps to read simple text intention.

**Keywords: Guodian Chu Tomb Bamboo, characters of the warring states, Chu text, bamboo and silk, unearthed documents**

## 壹、前言

二十世紀以來，自甲骨、金文、敦煌簡牘等地下資料陸續出土，造成中國學術史上的重大變化，也促使相關學術思想蓬勃發展。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的考古事業更是熱烈進行，許多地下資料不斷出土面世，尤以楚地簡帛資料最受人矚目，也是當今學術界的研究熱點。舉凡楚帛書、馬王堆帛書、張家山漢簡、睡虎地秦簡、包山楚簡、郭店楚簡，直至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都是珍貴的文物資料，也是未經後世傳鈔更動的第一手資料，其內容涉及古代儒家、道家、黃老、名家、墨家、陰陽家、法家、兵家等各種學術思想，部分內容可與傳世古籍相對應，且更有不少篇章是傳世資料所失載的，可以填補傳統學術史的空白以及不足之處。

其次，這些簡帛資料許多是用戰國文字書寫（不同於小篆），尤以楚文字為大宗，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存在大量的通假現象，對於我們理解古書通假現象以及古籍註解頗有幫助。同時，藉由簡帛文字的考釋，也有助於甲骨、金文等古文字的考釋，並能較清楚掌握古文字的字形流變狀況。

更重要的是，這些簡帛資料（大部分都是戰國至漢初之際的作品），對於我們了解戰國諸子思想、西漢學術思想都有莫大的助益，也能重新認識戰國諸子百家學術交流的真面貌，也更能「走出疑古時代」，並為中國古典學之重建盡一分心力。

然而，這些出土文字資料，由於古文字形體多變、竹簡殘斷，以及各專家學者的解讀不一，造成竹簡文字內容的解釋分歧，而往往出現矛盾難解的現象。

其中，《郭店楚簡》雖已經發表多年，然目前各家學者解讀仍有甚多無法統一及通讀的地方，必須重新審視以及考證釐清。因此，本文重點乃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多方蒐集資料，加以分析比對，希望能將釐清過去難解以及誤解的文字，而有更合理更正確的解釋，也有助於通讀簡文意旨。

## 貳、考釋

### 一、有狀成

《郭店·老子甲》簡 21：「有狀<sup>1</sup>蟲成，先天地生。」簡文「蟲」作，然而整理者卻隸作，認為乃「昆」之本字，讀為「混」。<sup>2</sup>楊澤生則認為簡文「蟲」字應讀為「融」，其考釋云：

用作意符的「蟲」和「昆」雖然可以相通，但其用作單字時未見相通之例，所以整理者把簡文「蟲」看作是「昆」的錯字；而將「昆」讀作「混」則可以跟帛書本和今本對應起來。這似乎是文從字順的。但「蟲」為「昆」之錯字只能是一種可能。我們懷疑簡文「蟲」應讀作「融」。《說文》「融」字籀文從「鬲」「蟲」聲，「融」是個從「蟲」省聲的字，因此「蟲」和「融」相通是沒有問題的。關於「融」字的意義，《說文·鬲部》：「融，炊氣上出也。」徐鍇《說文解字繫傳》：「氣上融散也。」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融之本義為炊氣上出，經傳中多假蟲為之。《詩·大雅·雲漢》：『蘊隆蟲蟲』，毛傳云：『蟲蟲而熱』，正義云：『是熱氣蒸人之貌。』熱氣蒸人，有無甚於炊氣上出者，《詩》曰『蟲蟲』，猶云『融融』也。」今本「混成」的意義，或說是「渾然而成；指渾樸的狀態」；或說「混」為豐流，指「水勢盛大」，「引申對『涌現之狀』的描述」。「融成」之「融」則為熱氣蒸騰的狀態，似乎和今本的「混」相差不大，只是更為生動形象。<sup>3</sup>

按：楊澤生所疑有理，楚簡「昆」字多作（《郭店·六德》），<sup>4</sup>並未作之形，《郭店·老子甲》之確實應讀作「蟲」，通「融」也，但「融」並非炊氣上出之意，《說文》所言乃其引申之義。

考「融」有長、高、盛大之意，如《詩·大雅·既醉》：「昭明

<sup>1</sup> 簡文作，裘錫圭認為依文義當讀為「狀」，可從。參見裘錫圭：〈郭店老子簡初探〉，《道家文化研究》，第 17 輯（郭店楚簡專號）（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 8 月），頁 45-46。

<sup>2</sup> 參見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5 月），頁 112、116。

<sup>3</sup> 參見楊澤生：〈郭店簡幾個字詞的考釋〉，《中國文字》，新 27 期（台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 12 月），頁 166。

<sup>4</sup> 李家浩：〈楚墓竹簡中的“昆”字及從“昆”之字〉，《中國文字》，新 25 期（台北：藝文印書館，1999 年 12 月），頁 139-147。

有融。」毛《傳》：「融，長也。」朱熹《詩集傳》：「融，明之盛也。」所謂「明之盛」，乃是形容前文「昭明」之詞，「有融」即「融融」，乃形容「昭明」盛大之詞，「融」本身並無「明」之意。又《爾雅·釋詁》：「融，長也。」《方言·卷一》：「修、駿、融、繹、尋、延，長也。……宋、衛、荊、吳之間曰融。」《文選·蔡邕〈郭有道碑文〉》：「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李善注：「毛萇《詩》傳曰：『融，長也。』」又《左傳·昭公五年》：「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服虔注：「融，高也。」因此，「融」即有長、高、盛大之意，《郭店·老子甲》：「有狀融成」，「融成」可謂長成、大成也。

今本《老子》則作「有物混成」，考「混」亦有盛大之意，如《淮南子·本經》：「猶在于混冥之中。」高誘注：「混，大也。」又《玉篇·水部》：「混，大也。」「混」又可通「渾」，皆有大之意，如《廣雅·釋訓》：「渾，大也。」《廣雅·釋詁二》：「渾，盛也。」王念孫《疏證》：「渾，與混通。」《方言·卷二》：「渾，盛也。」《法言·問神》：「虞夏之書渾渾爾。」李軌注：「渾渾，深大。」又《文選·班固〈幽通賦〉》：「渾元運物。」李善注引曹大家曰：「渾，大也。」因此，「融成」、「混（渾）成」皆為「大成」之意，所以下文才有「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此大成之「物」即為「道」也。

因此，簡文「蟲」可通「融」，有長、大之意，至於文獻的「混」字，亦有盛大之意，兩者意旨相通，只是用字不同。簡本與今本用字的不同，反映出古代典籍流傳常見的異文現象，因傳鈔者的各自習慣或各地方言、用字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 二、大曰澹，澹曰遠，遠曰反

《郭店·老子甲》簡 22：「大曰 (澹)， (澹) 曰， 曰反。」今本《老子》作：「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王弼注：「逝，行也。」帛書本則作：「大曰筮，筮曰遠，遠曰反。」帛書整理小組將「筮」讀為「逝」，注：「筮，遠也。」<sup>5</sup>

<sup>5</sup> 參見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頁12、97、99。

關於簡文「灑」字，原整理者以為待考。<sup>6</sup>裘錫圭先生認為此字應如《曾侯乙編鐘》音律銘文中屢見用為此字聲旁的那個字，讀為「衍」，「衍」字古訓溢，訓廣，訓大，有延伸、擴大、超過一類意思；<sup>7</sup>劉信芳亦將「灑」讀為「衍」，《廣雅·釋詁》：「衍，大也。」其說與簡文「大曰灑」相合。又《方言》卷六：「廣，遠也。」《小爾雅·廣言》：「衍，遠也。」與簡文「灑曰遠」相合。帛書本「筮」應讀如「遼」，《廣雅·釋詁》：「遼，遠也。」「灑」之作「筮」（「遼」），是釋義上的聯繫；<sup>8</sup>李零將此字讀為「羨」，「衍」與「羨」音義俱近，古書或通用；<sup>9</sup>孟蓬生、王寧以為此字乃「滋」之或體或本字，簡本假為「逝」；<sup>10</sup>廖名春以為此字當為「折」，訓為折敗，「筮」、「逝」古音為月部禪母，「灑」從音（從辛從白）得聲，從音之「薛」字古音為月部心母，「薛」、「孽」、「孽」、「蟹」、「灑」古音為月部疑母，故「灑」與「筮」、「逝」音近可通。「大曰灑」、「大曰筮」、「大曰逝」即「大曰折」，是說大就會折敗，其意與《周易·豐·彖傳》：「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同，而《語叢四》第 18 至 21 簡「善事其上者，若齒之事舌，而終弗斃（灑去除水旁）。善〔事其君〕者，若兩輪之相轉，而終不相敗。善使其民者，若四時一遣一來，而民弗害也」與此正可相互發明。「斃」亦當讀「折」，與下文的「敗」、「害」義近；<sup>11</sup>劉釗則讀為「衍」或「羨」，認為「灑」字是個三聲字，即從「𠂔」（遣字初文）、從「次」、從「白」（陷字初文，或即「坎」字初文。又戰國文字中坎與陷字的初文相混）。

<sup>6</sup> 參見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頁116。

<sup>7</sup> 參見裘錫圭：〈郭店老子簡初探〉，《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郭店楚簡專號）（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8月），頁4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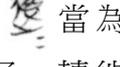
<sup>8</sup> 參見劉信芳：《郭店竹簡老子解詁》（台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1月），頁25。

<sup>9</sup> 參見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頁10-11。

<sup>10</sup> 參見孟蓬生〈郭店楚簡字詞考釋〉，《古文字研究》第24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7月），頁406-407；王寧〈釋郭店楚簡中的「噬」與「滋」〉，《簡帛研究網》2002年8月27日。

<sup>11</sup> 參見廖名春：《郭店楚簡老子校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頁222。

按：簡文「濶」字，裘錫圭等學者從「𠄎」得聲，讀為衍、羨（皆為元部），雖音理可通，但義理則有難解之處。蓋「衍」若訓作「大」、「遠」，則「大曰衍，衍曰遠」意思相近，「大」、「衍」、「遠」感覺不出有何差異，況且「曰」字在此應該是「則」、「就」之意，從「A則B，B則C」的句法來看，A、B、C三者當不會是同一個意思。至於今本作「逝」，王弼解作「行」，「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為何行遠會復返？也難以說得通。

其次，簡文  乃從車，與從袁的遠字不同，楚簡「遠」字作 、，字形明顯有別。李守奎《楚文字編》即將二者分別，認為從辵從車（或加刀、刃）之字皆讀為「傳」；<sup>13</sup>廖名春則認為從辵從車的  當為轉徙之「轉」，只不過以義符「辵」代替「車」，乘車固然好，轉徙最早恐怕還是步行， 為「轉」之異構當不會有問題。<sup>14</sup>

按：簡文  確實不是「遠」字，楚簡從辵從車之字與「傳」、「轉」皆可通假，<sup>15</sup>此字在文句中以讀為「轉」較佳。

廖名春說法較為合宜，「濶」字可分析為「欠」、「臼」（陷）、「音」（從辛從臼）三部分，有無水旁皆無影響，確實與《郭簡·語叢四》的「𦉳」（𦉳）字為同一字。「音」乃「辭」、「孽」字所從，本為除草之意，後引申有殘害、禍害之意，如《書·太甲中》：「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臼（陷）」亦有敗壞之意。

因此，「濶」應有敗壞、禍害之意，「筮」、「逝」皆其音近通假之字，「大曰濶」就是物之極大就會開始敗壞，「大曰濶，濶曰轉，轉曰反」就是說明「物極必反」的道理，其意與《周易·豐·彖傳》：「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同。至於《郭簡·語叢四》「善事其上者，若齒之事舌，而終弗𦉳（濶 去除水旁）」，「𦉳」字與下文的「敗」、

<sup>12</sup> 參見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頁18。

<sup>13</sup> 參見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頁114。

<sup>14</sup> 參見廖名春：《郭店楚簡老子校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頁223。

<sup>15</sup> 參見白於藍：《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頁311。

「害」義近，皆敗壞、禍害之意。

所以，簡文「大曰濇」意謂物之極大就會開始敗壞，所謂「物極必反」，「濇曰轉」則為敗壞後產生轉變，「轉曰反」乃轉變後造成復返，乃道體循環往復之理，切合老子哲理。

### 三、不強不棊，不剛不柔

《郭店·五行》簡 41：「剛，義之方也。柔，仁之方也。『不強不棊，不剛不柔。』此之謂也。」整理者釋文云：「帛書本作『不勳不救，不剛不柔。』《詩·商頌·長發》作『不競不綌，不剛不柔。』」<sup>16</sup>劉釗云：「『不強不棊，不剛不柔』一句乃引《詩經》句，……《詩經》說『不爭不急，不剛不柔』說的就是這件事。」<sup>17</sup>

按：簡文「不強不棊，不剛不柔」可與《詩·商頌·長發》「不競不綌，不剛不柔。」作比對，考「競」字亦有強之意，如《爾雅·釋言》：「競，彊也。」《說文》：「競，強語也。」《詩·大雅·桑柔》「秉心無競」以及《詩·周頌·烈文》「無競維人」，毛《傳》並訓「競」為彊。《詩·周頌·執競》：「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箋：「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正義：「言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武王耳。」高亨注：「執，疑借為鷲，猛也。競，當借為勅，強也。鷲勅武王，勇猛強悍的武王。」<sup>18</sup>林義光注：「執競之競讀為勅。《說文》：『勅，彊也。』執競謂持強。孟子云：『君子不亮，惡乎執。』（〈告子篇〉）亮亦勅之假借也，競亮古同音。」<sup>19</sup>

至於「棊」、「綌」二字可通，皆從「求」得聲。「求」又可通「柔」，楚簡有其例，如《郭店·老子甲》：「骨溺（弱）筋𠄎（從矛從求）而捉固。」「𠄎」（𠄎）字，今本與帛書本皆作「柔」，劉釗釋云：「𠄎讀為『柔』，從求聲，古音『求』在群紐幽部，『柔』在日紐幽部，韻部相同，古見系牙音與舌音關係較為密切，多有相通

<sup>16</sup> 參見《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頁154。

<sup>17</sup> 參見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頁85。

<sup>18</sup> 參見高亨《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頁483。

<sup>19</sup> 參見林義光《詩經通解》（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9年12月），頁255。

之例。」<sup>20</sup>金文亦有「求」、「柔」相通之例，如《史牆盤》銘「𠂔惠乙祖」，陳劍以為銘文「𠂔」即甲骨文 、，隸作 ，求聲、柔聲音近可通，𠂔（𠂔）可讀作「柔」，「𠂔惠」乃「柔惠」也。茲節錄陳劍之文如下：

裘錫圭先生曾指出，𠂔是求字「上部變作口形的一種異體」，「甲骨文裏的  和 ，用法相近，𠂔概也是一字的異體。」蔡哲茂和李宗焜先生又都指出， 和  中間的「求」及其異體「𠂔」，是全字中起表音作用的聲符，可信。……總之，甲骨文「𠂔」與「求」為一字，「𠂔」與「𠂔」為一字。後一組以前一組為聲符，二者或為一字之繁簡體，或至少有通用關係。這兩組字的關係，跟李宗焜先生曾舉出的「黃」字之與時段名「𠂔（黃）𠂔」之「𠂔」字相類。……據此，史牆盤的「𠂔惠乙祖」當讀為「柔惠乙祖」。「柔」是周人公認的美德，毋庸贅言。《逸周書·常訓解》：「九德：忠、信、敬、剛、柔、和、固、貞、順。」又《謚法解》云「溫柔聖善曰懿」、「柔德考眾曰靜」、「柔質慈民曰惠」、「柔質受諫曰慧」、「柔克為懿」。「柔惠」連用亦見於古書。《詩經·大雅·崧高》：「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國語·晉語七》祁奚謂其子午「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sup>21</sup>

因此，「求」、「柔」可相通，簡文「不棊」以及《詩經》「不綖」，可通「不柔」。簡文「不強不棊」與《詩·商頌·長發》「不競不綖」，皆可解作「不強不柔」，正與下文「不剛不柔」意義相同，只是變換文字而已，乃平衡強（剛）、柔兩端的中庸之道，不走極端之意也。

### 三、家事乃有

《郭店·語叢四》簡 26-27：「家事乃有 （賀），三雄一雌，三  一 ，一王母保三嬰兒。」「賀」字，整理者疑讀作「拓」，解作「宗廟主也」。<sup>22</sup>林素清說：「家，指諸侯之家。……石，簡文原从貝、从人、从石，……按，當讀作石，《國語·周語》：「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韋注：「百二十斤為石。」這裏用反詰語氣表示否

<sup>20</sup> 參見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頁24。

<sup>21</sup> 參見陳劍：〈金文字詞零釋（四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網站論文2008年2月5日。

<sup>22</sup> 參見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頁154。

定，意思是說治理一個諸侯之國，難道有一百二十斤重嗎？」<sup>23</sup>李零則分析為从貝从石从刀，讀為「則」，認為「一家事，乃有則」的意思是說：「齊一家事（即把家務管理好），是有法度規則的。」<sup>24</sup>裘錫圭先生分析為以「石」為基本聲符，可讀為「家事乃有度」。「三雄一雌，三鈞一**莖**，一王母保三嬰兒」即「家事」之「度」的具體內容。<sup>25</sup>張崇禮贊同裘說，認為可能是表度量的「度」的專字。「一家事，乃有度」是指一家人居家過日子，應當有個算計。「度」與「謀」義近。《國語·晉語四》：「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於閔夭而謀於南宮。」韋昭注：「度，亦謀也。」所以「一家事，乃有度」是承接上文，以日常家庭生活為喻，來說明「謀為可貴」。

26

此字除了本簡之外，亦出現於其他楚簡文字中，如《包山楚簡》、《郭店·容成氏》、《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上博七·吳命》，以及最近披露的北京清華大學收藏戰國楚簡《保訓》。

簡文字從形體上來分析，乃從石從刀從貝，〈吳命〉、〈保訓〉則從石從刀，差別僅在於是否添加「貝」，皆屬同字。清華簡〈保訓〉，李學勤與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釋作段（假），簡文讀作「昔微假中於河」，<sup>27</sup>學界多表贊同。徐在國認為此字釋為「段」，字形分析為從「」省，「石」聲，其云：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對古文字中的「段」字做了很好的分析如下：

～，西周金文作，從，石聲。春秋金文作，其訛作形。戰國文字承襲西周金文。《說文》：「，借也。闕。古文段。譚長

<sup>23</sup> 參見林素清：〈郭店竹簡〈語叢四〉箋釋〉，《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武漢大學，1999年），頁389-397。

<sup>24</sup> 參見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頁63-64。

<sup>25</sup> 轉引自陳劍：〈郭店簡〈窮達以時〉、〈語叢四〉的幾處簡序調整〉，艾蘭、邢文主編《新出簡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319。

<sup>26</sup> 參見張崇禮：〈郭店楚簡〈語叢四〉解詁一則〉，武漢大學簡帛網2007年4月7日。

<sup>27</sup> 李學勤：〈周文王遺言〉，《光明日報》2009年4月13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文物》2009年第6期，頁74。

說段如此。」小篆右上從「乃」形之訛變。譚長所引右上從「𠄎」則「𠄎」之演變，尚可見爪形。與西周金文吻合。兩手相付以見借義。典籍多以假為之。何琳儀先生認為段「從「𠄎」（兩手相付以見借義），石聲」，所從的「𠄎」訛作「𠄎」形」，甚確。曾伯疇壺「段」字作，又作，就是最好的證明。戰國文字「段」字所從的「𠄎」就訛做「𠄎」形，遂與「刀」混。上博三·周易 54「王段於富（廟）」之「段」字作，可證何先生說之確。因此，我們認為簡文、即之省形，釋為「段」是對的。<sup>28</sup>

按：綜合以上所述，個人贊同徐在國之字形分析，此字當為「段」，乃從「𠄎」省，「石」聲，「刀」實為「𠄎」之訛變，亦有添加「貝」之形。顧史考雖同意徐在國「段」之分析，但認為〈語叢四〉「」可視為「賀」之異構，「賀」本從「加」意引申，有增加之意，又將簡 26 上接簡 6，於是斷讀為「破邦亡家，事乃有賀：三雄一雌，三**𠄎**一**𠄎**，一王母保三嬰兒。」此處乃形容亂世之下，需要顧及的事情增多。<sup>29</sup>

然而，〈語叢〉簡序，當從陳劍之編排，將簡 25 改為下接連簡 3，而非原本的下接連簡 26。<sup>30</sup>因此，張崇禮以為此處「一家事」乃表示謀為可貴的說法不確，顧史考之說也不可從。本處乃單獨以「家事乃有」起讀，與簡 25 的「故謀為可貴。一」無關。至於「家事乃有」如何解讀？雖然我們不同意釋為「度」字，但認同裘錫圭先生以下文「三雄一雌，三**𠄎**一**𠄎**，一王母保三嬰兒」即「家事」之「」的具體內容的看法。「」字當為「段」，「段」可通「假」，乃假借、憑藉之意，也就是家事乃有所憑藉、假借的意思。例如「三雄一雌，三**𠄎**一**𠄎**，一王母保三嬰兒」，雄乃以雌為憑藉、**𠄎**則以**𠄎**為憑藉，嬰兒則以王母為憑藉。「三雄一雌」，雌為雄之母，《老子》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十章：「天門開闔，能為雌乎？」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至於「三**𠄎**一**𠄎**」之意，可從張崇禮之說，他認為**𠄎**字从缶，應該與瓶和甌甗是同一類的東西。「三**𠄎**一**𠄎**」說的是多個「**𠄎**」共用一個底座「**𠄎**」，這個

<sup>28</sup> 徐在國：〈說楚簡「段」兼及相關字〉，武漢大學簡帛網 2009 年 7 月 15 日。

<sup>29</sup> 參見顧史考：〈「𠄎」字讀法試解〉，《古文字研究》第 28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10 月），頁 496-503。

<sup>30</sup> 參見陳劍：〈郭店簡〈窮達以時〉、〈語叢四〉的幾處簡序調整〉，艾蘭、邢文主編《新出簡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頁 319。

底座就是「基」，所以它重要。<sup>31</sup>「一王母保三嬰兒」，可依從林素清之說，釋王母為祖母。<sup>32</sup>即一個祖母可以撫養三個嬰兒。因此，簡文「三雄一雌，三<sub>𧈧</sub>一<sub>𧈧</sub>，一王母保三嬰兒」乃是說雄、<sub>𧈧</sub>、嬰兒皆以雌、<sub>𧈧</sub>、王母為母，為根基，為憑藉，所以說「家事乃有段（假）」。又李零認為〈語叢四〉的內容思想屬於廣義的道家，<sup>33</sup>與此段文句相互印證，其說近似之。

## 參、結論

經由以上之考證，本文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老子甲〉簡 21：「有狀<sub>𧈧</sub>成」，<sub>𧈧</sub>應隸定為「蟲」，而非「蝨」。「蟲」可通「融」，「融」有長、盛大之意，今本《老子》作「有物混成」，「混」通「渾」，亦有盛大之意，「融成」、「混（渾）成」皆為「大成」之意，兩者意旨相通，只是用字不同。簡本與今本用字的不同，反映出古代典籍流傳常見的異文現象。

二、〈老子甲〉簡 22：「大曰<sub>𧈧</sub>（<sub>𧈧</sub>），<sub>𧈧</sub>（<sub>𧈧</sub>）曰<sub>𧈧</sub>，<sub>𧈧</sub>曰反。」簡文「<sub>𧈧</sub>」字可分析為「欠」、「白」（陷）、「音」（從辛從白）三部分，與〈語叢四〉的「<sub>𧈧</sub>」（<sub>𧈧</sub>無水旁）字應為同一字。「音」乃「辭」、「孽」字所從，本為除草之意，後引申有殘害、禍害之意，「<sub>𧈧</sub>」乃有敗壞、禍害之意，今本帛書本「逝」、「筮」乃其音近通假之字，「大曰<sub>𧈧</sub>」就是物之極大就會開始敗壞，<sub>𧈧</sub>字則讀為「轉」，「大曰<sub>𧈧</sub>，<sub>𧈧</sub>曰轉，轉曰反」就是說明「物極必反，循環往復」的道理。

三、〈五行〉簡 41：「不強不<sub>𧈧</sub>，不剛不柔。」考古文字「求」、「柔」多有相通之例，「不強不<sub>𧈧</sub>」「不競不<sub>𧈧</sub>」，即「不強不柔」，正與下文「不剛不柔」意義相同，只是變換文字而已，乃平衡強（剛）、

<sup>31</sup> 參見張崇禮：〈郭店楚簡〈語叢四〉解詁一則〉，武漢大學簡帛網 2007 年 4 月 7 日。

<sup>32</sup> 參見林素清：〈郭店竹簡〈語叢四〉箋釋〉，《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89-397。

<sup>33</sup> 參見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 8 月），頁 56-57。

柔兩端的中庸之道，不走極端之意也。

四、〈語叢四〉簡 26-27：「家事乃有（賀），三雄一雌，三**鈞**一**蕙**，一王母保三嬰兒。」簡文字從形體上來分析，乃從石從刀從貝，可讀為「段」，「段」通「假」，乃假借、憑藉之意，「家事乃有段（假）」即家事有所憑藉、假借的意思。因此，簡文「三雄一雌，三**鈞**一**蕙**，一王母保三嬰兒」是說雄、**鈞**、嬰兒皆以雌、**蕙**、王母為母，為根基，為憑藉，所以說「家事乃有段（假）」。

## 參考文獻

### 一、專書

- 丁四新主編：《楚地出土簡帛文獻思想研究（一）至（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2007年。
-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白於藍：《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 艾蘭、邢文主編：《新出簡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
- 李守奎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一五）》，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
-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
-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
-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長春：長春出版社，2007年。
- 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年。
- 林義光：《詩經通解》，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9年12月。
-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08年。
- 高亨：《古書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高亨：《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
-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
-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 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
- 黃德寬等：《新出楚簡文字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

- 廖名春：《郭店楚簡老子校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  
劉信芳：《郭店竹簡老子解詁》，台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1月。  
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  
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

## 二、論文集論文

- 林素清：〈郭店竹簡〈語叢四〉箋釋〉，《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武漢大學，1999年），頁389-397。

## 三、期刊論文

- 李家浩：〈楚墓竹簡中的「昆」字及從「昆」之字〉，《中國文字》，新25期，台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12月，頁139-147。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17輯，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頁455-542。  
李學勤：〈周文王遺言〉，《光明日報》，2009年4月13日。  
孟蓬生：〈郭店楚簡字詞考釋〉，《古文字研究》，第24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7月，頁404-408。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文物》，第6期，2009年，頁74。  
楊澤生：〈郭店簡幾個字詞的考釋〉，《中國文字》，新27期，台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12月，頁163-169。  
裘錫圭：〈郭店老子簡初探〉，《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8月，頁25-63。  
顧史考：〈「矧」字讀法試解〉，《古文字研究》，28期，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10月，頁496-503。

